

典藏馬華文學 003

馬華 散文史讀本

1957-2007 vol.3

鍾怡雯 陳大為 編



馬華散文史讀本

—— 1957-2007 ——

[卷三]

鍾怡雯 陳大為 編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馬華散文史讀本 1957-2007／鍾怡雯，陳大為主編。

-- 初版. -- 臺北市：萬卷樓，2007.11

冊； 公分

ISBN 978-957-739-616-7 (卷 3：平裝)

868.76

96018845

馬華散文史讀本 1957-2007 (卷三)

主 編：鍾怡雯 陳大為

發行人：陳滿銘

出版者：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

電話 (02) 23216565 · 23952992

傳真 (02) 23944113

劃撥帳號 15624015

出版登記證：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

網 址：<http://www.wanjuan.com.tw>

E-mail：wanjuan@tpts5.seed.net.tw

承印廠商：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定 價：420 元

出版日期：2007 年 11 月初版

(如有缺頁或破損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，謝謝)

◎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◎

ISBN 978-957-739-616-7

目 錄

001 鍾怡雯散文選（1997-2007）

垂釣睡眠、說話、忘記、髮誅、我們的問題、他以爲他是一首詩、無所謂、什麼都不說、一家人的夢、聲氣、鍾氏出品、北緯五度

055 蔡家茂散文選（1999）

逃難、鐵蹄下的土乃、迢迢路遠、大街上的小禰衡、小河裡的陷阱、苦苦支撐的鐵店生意、上學輟學、夜上廁所、街頭死屍與街頭電影、現代井田制度、苦命的二哥、驪歌聲中揮別小學

085 方 路散文選（2000-04）

單向道、鄉關有雨、三十九歲的童年、夜已深夜已淺、今晨雨大不大

113 沈慶旺散文選（2001）

歷史名詞——獵人頭、自然界的預言——鳥兆、豐收節・Hari Gawai、變調的慶典、部落裡的酒、部落的知識份子

131 陳湘琳散文選 (2001-05)

漂泊的家、洛陽夢、上京記、我家曾住赤蘭橋、我城

165 陳大為散文選 (2002-03)

垂立如小樹無風、句號後面、家有女巫一隻、急急如律令、瘦鯨的鬼們、青色銅鑪、大俠

215 楊藝雄散文選 (2002-03)

瀕臨大旱、跋涉而來的野豬群、野豬渡河、獵捕渡河野豬、野豬尋找食場、山林裡的美食家、野豬傳宗接代、野豬分娩、摸熟豬性、馴養的野豬仔

237 郭蓮花散文選 (2004-05)

雨歌、下一站、冥想、一座山、一條河、一座白雲飄來飄去的城市、圓滿

253 黃錦樹散文選 (2006)

我輩的青春、四狗大學一隅、在一座島嶼中間、焚燒

【特別收錄】

297 惠 斌散文選（1946-47）

我怎樣在敵人的刺刀下生活

339 吳 進散文選（1947-50）

紗籠・木屐、涼爽的亞答厝、峇峇、娘惹、頭家

【相關評論】

377 石問亭評論

存而不在——沈慶旺《蛻變的山林》

395 鍾怡雯評論

論砂華自然寫作的在地視野與美學建構

425 編後記

鍾怡雯散文選 (1997-2007)

【導 讀】

鍾怡雯 (1969-)，祖籍廣東梅縣，出生於霹靂州的小鎮金寶，在柔佛州的居鑾長大。居鑾中華獨中畢業後，一九八八年赴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就讀，先後取得學士、碩士及博士學位。目前定居台灣桃園縣中壢市，現任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。

自五〇年代大馬學生留學台灣以來，台灣文壇及其優異的文學環境，一直扮演著馬華文學人才的培植工作。從最早期的林綠、陳慧樺、李有成、張錦忠、李永平、溫瑞安、方娥真、商晚筠等人，到較晚近的陳強華、傅承得、張貴興、黃錦樹、吳龍川、鍾怡雯、陳大為、辛金順、林金城、方路、龔萬輝，以及更年輕的一群八字輩寫手（一九八〇年代出生），具備留台背景的馬華作家與學者，有數十人之多。旅台文學的創作陣容，以及數十年累積下來的著作質量，在馬華現代文學史的版圖上，佔據了很大的面積。

在七〇年代中期以前，馬華旅台作家大多以結社方式，在台灣文壇取得一席之地。自一九七六年聯合報社創辦了「第一屆聯合報小說獎」，以及一九七八年中國時報社創辦了「第一屆時報文學獎」，台灣文壇便進入長達二十餘年的「文學獎時期」。公開給全球中文作家參與角逐的兩大報文學獎，很快便建立其公信力和權威，對新銳作家的崛起，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（直到近幾年，文學獎效應才逐

漸消褪)。這一代的馬華旅台作家根本別無選擇，唯有在競爭強烈的文學獎舞台中脫穎而出。

一九九七年，鍾怡雯分別以〈垂釣睡眠〉和〈給時間的戰帖〉，一舉奪下兩大報的散文首獎，同年又以〈說話〉和〈蟒林，文明的爬行〉贏得梁實秋散文獎和華航旅行文學獎。翌年，〈垂釣睡眠〉入選九歌年度散文選，並獲得「年度散文獎」。這部共奪得國內外八項散文大獎，銷售逾萬冊的《垂釣睡眠》（台北：九歌，1998），代表鍾怡雯在九〇年代的創作高峰。本卷所選的十二篇散文，前四篇（〈垂釣睡眠〉、〈說話〉、〈忘記〉、〈髮誅〉）皆出自此書，全屬一九九七年發表的長篇散文。後八篇，則選自代表鍾怡雯近期散文風格的第六部散文集《野半島》（台北：聯合文學，2007），這是《中國時報·人間副刊》的專欄文章，刊載於二〇〇六～〇七年。

焦桐在〈想像之狐，擬貓之筆〉（1998）裡如此剖析鍾怡雯的筆法：「心思細膩，構思奇妙，通過神秘的想像，常超越現實邏輯，表現詭奇的設境，和一種驚悚之美，敘述來往於想像與現實之間，變化多端，如狐如鬼。〈髮誅〉裡的一頭長髮『耍起脾氣來是隻固執的鬼』，『老是要以那媲美狐狸尾巴的優雅線條，較暗夜更鬼魅的髮色，以及令禮教不安的儀態而沾沾而喜』；〈說話〉的敘述者在換水時，發現魚缸裡的水竟是魚魂和語屍，是金魚所『傾吐的心事，或許還浸泡著幾十尾魚兒的遺言和魂魄』。也許是鍾怡雯在描述周遭的事物時慣用比擬，她筆端的天地萬物皆有生命和情感，和敘述者互相感應、對話；她總是設定相愛相纏又相怨相斥的兩方，使得美麗與哀愁、親密與疏遠纏綿不休，抽象如〈忘記〉裡描述遺忘『是一種會繁殖的細菌，它逐漸吞噬了記憶的領域』；具象如〈說話〉裡陽台上『老是蠢蠢欲語』的植物；和魚缸裡死到剩下最後一條的金魚，不

但會『吐悶氣』，還亟欲交談。」

余光中在〈狸奴的腹語〉(2000)中指出：「她的藝術像回力球一樣，不斷在虛實之間來回反彈，倒真能入於詭異，引起驚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她的獨創往往在於刷新觀點。例如在〈垂釣睡眠〉一文裡，她把失眠倒過來，說成是睡眠拋她而去，追捕不得，卻又不甘將黑甜的天機交託給召夢之丸，只有等它倦遊而知返」；余光中進一步分析她的敘事特質：「作者的散文多為獨白而絕少對話，難見她與世界直接交談。所以鍾怡雯的散文遠離戲劇與小說，而接近詩：畢竟她本來也是詩人。也所以她的語言像貓：貓愛獨坐打盹，呼嚕誦經，喉中念念有詞。她的獨白喃喃，也有『腹語』(ventriloquizing)的味道。」此外，余中光非常敏銳地發現了鍾怡雯散文未來的一個發展脈絡，他以貓爪來譬喻：「貓爪軟中帶硬，頗似作者的散文風格，在深情之中也暗寓叛逆。她與家庭的關係不免緊張：曾祖父、母似乎永遠在監視她，甚至有『諜對諜』之情勢；父親和她性格相似，所以互相要把貓爪收好；而母親在長途電話彼端的諄諄叮嚀，她不是回嘴，便是腹誹。」這些隱藏在早期作品裡的心思，到了《野半島》終於全面鋪展開來。

《野半島》這部自傳體散文，是鍾怡雯目前最重要的作品。徐國能認為此書是「鍾怡雯回首的凝視，一個在台灣漂泊了十幾年的靈魂重新翻檢陳年往事，並且一一為那些過往的點點滴滴加註，闡發一種氣味、一道光影、一個詞彙……之於她個人生命的深沉意義，而她也透過這個儀式，為讀者數說生命的單薄與哀憐，輕易與憂傷。……《野半島》誠然有那麼深邃的內涵，然我覺得其最為可觀之處，是在全書散文語言的獨特聲腔。回顧其作，《河宴》、《垂釣睡眠》、《聽說》、《我和我養的宇宙》，以《垂釣睡眠》所代表的早期

4 馬華散文史讀本 1957-2007 [卷三]

風格，鍾怡雯循規蹈矩而文從字順，迷人之處是在豐富的聯想譬喻上，對一個主題多方面的散點切入，錯落而成篇章是她的主要技法。從《聽說》到《我和我養的宇宙》，雙關、錯接等效果成為其翼，散文節奏漸快，從中可見她對散文格式駕馭的熟稔，以及鋒芒漸露的強大自信，從這個軌跡來看，《野半島》則是鍾怡雯最成熟而自信的一部散文」。徐國能亦認為此書的敘述文字，引渡了多種方言外語，「活潑而有力地傳達了那個民族多元與歷史混血的地方特色，相當潑辣地逼使讀者進入一個語言的異境。」（〈野語英華〉2007）

散文固然容許虛構的成份，設計情節、剪裁故事、注入創意，但最經得起歲月考驗的元素，仍然是蘊藏在敘事深處，與文字技藝相融為一體的主體情感。經過十餘年來，數十次文學獎競技和長短篇專欄的反覆磨練，迅速累積了豐富的書寫經驗，讓她的語言技藝在《野半島》得到最淋漓、最渾然的發揮，層層剖開再層層建構其內心世界，毫不遮掩地還原了故人、舊事，和思緒。本卷所選的八篇，集中刻劃她與父親（及家人）之間，緊張、微妙的互動。其敘述確如「貓爪軟中帶硬」，沒有血淋淋的傷痕，卻能感到莫名的痛。

鍾怡雯曾獲國內外文學獎三十餘項次，著有散文集《河宴》（台北：三民，1995）、《垂釣睡眠》（台北：九歌，1998）、《聽說》（台北：九歌，2000）、《我和我養的宇宙》（台北：聯合文學，2002）、《飄浮書房》（台北：九歌，2005）、《野半島》（台北：聯合文學，2007），散文精選集《驚情》（廣州：花城，2005）、《垂釣睡眠》（成都：四川文藝，2001）、《島嶼紀事》（濟南：山東文藝，2006）；主編《天下散文選》、《天下小說選》、《馬華當代散文選》、《赤道形聲》、《赤道回聲》等多部重要選集；另著有學術論文集四部。

垂釣睡眠

一定是誰下的咒語，拐跑了我從未出走的睡眠。鬧鐘的聲音被靜夜顯微數十倍，清清脆脆的鞭撻著我的聽覺。凌晨三點十分了，六點半得起床，我開始著急，精神反而更亢奮，五彩繽紛的意念不停的在腦海走馬燈。我不耐煩的把枕頭又掐又捏。陪伴我快五年的枕頭，以往都很盡責的把我送抵夢鄉，今晚它似乎不太對勁，柔軟度不夠？凹陷的弧度異常？它把那個叫睡眠的傢伙藏起來還是趕走了？

我要起性子狠狠的擠壓它。枕頭依舊柔軟而豐滿，任搓任搥，雍容大度地容忍我的魯莽和欺凌。此時無數野遊的睡眠都該已帶著疲憊的身子各就其位，獨有我的不知落腳何處。它大概迷路了，或者誤入別人的夢土，在那裡生根發芽而不知歸途。靜夜的狗嗥在巷子裡遠遠靜靜的此起彼落，那聲音隱藏著焦躁不安，夾雜幾許興奮，像遇見貓兒蓬毛挑釁，我突發奇想，牠們遇見我那蹺家的壞小孩了吧！

我便這樣迷迷糊糊的半睡半醒，間中偶爾閃現淺薄的夢境，像一湖漣漪被一陣輕風吹開，慢慢的擴散開來。然而風過水無痕，睡意只讓我淺嘗即止，就像舐了一下糖果，還沒嘗出滋味就無端消失。然後，天亮了。鬧鐘催命似地鬼嚎。

我從此開始與失眠打起交道，一如以往與睡眠為伍。莫名其妙的就突然失去了它，好像突然丟掉了重要零件的機器。事先沒有任

何預兆，它又不是病，不痛不癢，嚴重了可以吃藥打針；既不是傷口，抹點軟膏耐心等一等，總有新皮長出完好如初的時候。它不知爲何而來，從何處降。壓力、病變、環境太亮太吵、雜念太多，在醫學資料上，這些列舉爲失眠的諸多可能性都被我否定了。然而不知緣起，就不知如何滅緣。可惜不清楚睡眠愛吃甚麼，否則就像釣魚那樣用餌誘它上鉤，再把它哄回意識的牢籠關起來。失眠讓我錯覺身體的重心改變，頭部加重，而腳下踩的卻是海棉。感覺也變得遲鈍，常常以血肉之軀去頂撞傢俱玻璃，以及一切有形之物。不過兩三天的時間，我的身體變成了小麥町——大大小小的瘀傷深情而脆弱，一碰就呼痛，一如我極度敏感的神經。那些傷痛是出走的睡眠留給我的紀念，同時提醒我它的重要性。它用這種磨人脾性損人體膚的方式給我「顏色」好看，多像情人樂此不疲的傷害。然而情人分手有因，而我則莫名的被遺棄了。

每當夜色翻轉進入最黑最濃的核心，燈光逐窗減去，聲音也愈來愈單純、只剩嬰啼和狗吠的時候，我總能感受到萎縮的精神在夜色中發酵，情緒也逐漸高昂，於是感官便更敏銳起來。遠處細微的貓叫，在聽覺裡放大成高分貝的廝殺；機車的引擎特別容易發動不安的情緒；甚至遷怒風動的窗簾，它驚嚇了剛要蒞臨的膽小睡意。一隻該死的蚊子，發出絲毫沒有美感和品味的鼓翅聲，引爆我積累的敵意，於是乾脆起床追殺牠。蚊子被我的掌心夾成了肉餅，榨出無辜的鮮血。我對著那美麗的血色發呆，習慣性的又去瞄一瞄鬧鐘。失眠的人對時間總是特別在意，哎！三點半了！時間行走的聲音讓我反應過度，對分分秒秒無情的流失尤其小心眼。我想閱讀，然而書本也充滿睡意，每一粒文字都是蠕動的睡蟲，開啓我哈欠和淚腺的閘門。難怪我掀開被子，腳跟著地的刹那，恍惚聽見一個似曾相

識的聲音在冷笑：「認輸了吧！」原來失眠並不意味著擁有多餘的時間，它要人安靜而專心的陪伴它一如陪伴專橫的情人。

我趿上拖鞋，故意拖出叭噠叭噠的響聲，不是打地板的耳光，而是拍打暗夜的心臟。心有不甘的旋亮桌燈，溫暖的燈光下兩隻貓兒在桌底下的籃子裡相擁酣眠。多幸福啊！能夠這樣擁抱對方也擁抱睡眠。我不由十分羨慕此刻正安眠的眾生、腳下的貓兒、以及那個一碰枕頭就能接通夢境的「以前的我」。眼皮掛了十斤五花肉般快提不起來了，四天以來它們闔眼的時間不超過十二個小時，工作量確實太重了。黃色的桌燈令春夜分外安靜而溫暖。這樣的夜晚適宜窩在床上，和眾生同在睡海裡載浮載沉。

或許粗心的我弄丟了開啓睡門的鑰匙吧！又或者我突然失去了泅泳於深邃睡海的能力；還是我的夢囈干犯眾怒，被逐出夢鄉。總而言之，睡眠成了生活的主題，無時無刻都糾纏著我，因為失去它，日子像塌陷的蛋糕疲弱無力。此刻我是獵犬，而睡眠是兔子，牠不知去向，我則四處搜尋牠的氣味和蹤跡，於是不免草木皆兵，聲色俱疑。眾人皆睡我獨醒本就是痛苦，更何況睡意都已悉數凝聚在前額，它沉重得讓我的脖子無法負荷。當然那睡意極可能是假象，儘管如此，我仍乖乖的躺回床上。模糊中感到鈍重的意識不斷壓在身上，甜美的春夜吻遍我每一寸肌膚，然而我不肯定那是不是「睡覺」，因為心裡明白身心處在昏迷狀態，但同時又聽到隱隱的穿巷風聲遊走，不知是心動還是風動，或是二者皆非，只是被睡眠製造的假象矇騙了。那濃稠的睡意蒸發成絲絲縷縷從身上的孔竅游離，融入眾多沉睡者煮成的無邊濃湯裡。

就這樣意志模糊的過了六天，每天像拖個重殼的蝸牛在爬行。那天對鏡梳頭時，赫然發現一具近似吸血殭屍的慘白面容，立時恍

然大悟，原來別人說我是熊貓只是善意的謊言。此時剛洗過的頭髮糾結成條，額上垂下的瀏海懸一排晶亮的水珠，面目只有「猙獰」二字可形容。頭髮嫌長了，短些是否較易入眠？太長太密或許睡意不易滲透，也不易把過多的睡意排放出去，所以這才失眠的吧！

到第七天，我暗忖這命定的數字或會賜我好眠，連上帝都只工作六天，第七天可憐的腦袋也該休息了。我聽到每一個細胞都在喊困，便決定用誘餌把兔子引回來。那是四顆粉紅色、每顆直徑不超過零點五公分的夢幻之丸，散發著甜美的睡香，只要吃下一粒，即能享有美妙的好夢。

然而我有些猶豫，原是自然本能的睡眠竟然可以廉價購得。小小的一顆化學藥物變成高明的鎖匠，既然睡眠之鑰可以打造，以後是否連夢境也能夠一併複製，譬如想要回味初戀酸酸甜甜的滋味，就可以買一瓶青蘋果口味的夢幻之水；那瓶紅艷如火的液體可以讓夢飛到非洲大草原看日落；淡黃色的是月光下的約會；藍色的呢！是重回少年那段歲月，嚕嚕早已遺忘的憂鬱少年那種浪漫情懷吧！

我對那幾顆小小的東西注視良久。連自己的睡眠都要仰仗外力，那我還殘存多少自主，這樣活著憑的是甚麼？然而我極想念那隻柔順可愛的兔子，多想再度感受夢的花朵開放在黑夜的沃土。睡眠是個舒服的繭，躲進去可以暫時離開黏身的現實，在夢工場修復被現實利刀劃開的傷口。我疲弱的神經再也無法承受時間行走在暗夜的聲音。醒在暗夜如死刑犯坐困牢房，尤其月光令人發狂地恐慌。陽光升起時除了一絲涼淡淡的希望，伴隨而來是身心俱累的悲觀，彷彿刑期更近了，而我要努力撐起鈍重的腦袋去和永無止盡的日子打戰。

我掀開窗簾，從沒看過那麼刺眼的陽光，狠狠刺痛我充血的眼

睛，便刷的一聲又把簾子拉上。習慣了蒼白的月光和溫潤微涼的夜露，陽光顯得太直接明亮。黑夜來臨，我站在陽台眺望燈火滅盡的巷子，彷彿一粒泄氣的氣球，精神卻不正常的亢奮起來，如服食過興奮劑，甚至可以感覺到充血的眼球發光，像嗜血的獸。

我想起大二時那位仙風道骨的書法老師。上課第一節照例是講理論，第二節習作。正當同學把濃黑的注意力化作墨汁流淌到紙上，筆尖和宣紙作無聲的討論時，突然聽到老師低沉的聲音說：「唉！我足足失眠兩個星期了。」我訝然抬頭，還撇壞了一筆。老師厚重鏡片後的眼神閃現異光，那是一頭極度渴睡的獸。我正好和他四目相接，立刻深深為那燃燒著強烈睡慾的眼神所懾，那是被睡意醺漬浸透、形神都淪陷的空洞，或許是吸收了太多太多的夜氣，以致充滿陰冷的寒意。然而他上起課來仍是有條有理，風格流變講得井然有序，而我現在終於明白他不時用力敲打自己的腦部、揉太陽穴，一副巴不得戮出個洞來的狠勁，其實是一種極度無奈的沮喪。他是在叩一扇生理本能的門，那道門的鑰匙因為芸芸眾生各持一把，丟掉了借來別人的也無濟於事，便那麼自責的又敲又戮起來。

然則如今我終於能體會他的無奈了。可怕的是我從自己日趨空洞的眼神，看到當年那瞬間的一瞥復又出現。晝伏夜出的朋友對夜色這妖魅迷戀不已，而願此生永為夜的奴僕。他們該試一試永續不眠的夜色，一如被綁在高加索山上，日日夜夜被鷲鷹啄食內臟的普羅米修斯，承受不斷被撕裂且永無結局的痛苦。然而那是偷火種的代價和懲罰，若是為不知名的命運所詛咒，這永無止境的折難就成了不甘的怨懟而非救贖，如此，普羅米修斯的怨魂將會永生永世盤桓。

失眠就是不知緣由的懲罰。那四顆夢幻之丸足以終止它嗎？我

聽上癮的人說它是嗎啡，讓人既愛又恨，明知傷身，卻又拒絕不了，因為無它不成眠。這樣聽來委實令人心寒，就像自家的鑰匙落入賊子手裡，每晚還要他來給自己開門。於是我便一直猶豫，害怕自己軟弱的意志一旦肯首，便墜入深淵永劫不復了。

睡眠的慾望化成氣味充斥整個房間，和經過一冬未曬的床墊、棉被濃稠地混合，在久閉的室內滯留不去，形成房間特有的氣息。我以為是自己因失眠而嗅覺失靈的緣故。一日朋友來訪，我關上房門後問：「你有沒有聞到睡眠的味道？」他露出不可思議、似被驚嚇的眼神，我才意識到自己言重了。

就像我沒有想到會失眠一樣，睡眠突然倦鳥知返。事先也沒有任何預示，我迴避鏡子許久了，一如忘了究竟有多少日子是與夜為伴，以免嚇著自己，也害怕一直叨唸這一點也不稀罕的文明病，終將為人所唾棄。何況失眠不能稱為「病」吧！如此身旁的人會厭惡我一如睡眠突然離去。而朋友一旦離開就像逝去的時間永不回頭，他們不是身體的一部分，亦非血濃於水的親密關係，更不會像丟失的狗兒會認路回家。

那天清晨，自深沉香醇的夢海洩回現實，急忙把那四顆粉紅色的夢幻之丸埋入曇花的泥土裡。也許，它們會變成香噴噴的釣餌，有朝一日再度誘回迷路的睡眠；也可能長出嫩芽，抽葉綻放黑色的夜之花，像曇花一樣，以它短暫的美麗溫暖暗夜的心臟。

說 話

魚缸剩下碩果僅存的一尾金魚。在前後總共養死幾十尾大小不同的魚族之後，這尾貌不驚人的傢伙以頑強的生命力活存下來。儘管如此，牠卻有些「遺世而獨立」的落寞，一種倖存者的孤單。然而我卻沒有勇氣再為牠添加伙伴。四呎寬的魚缸除了打氣筒在一角自得其樂的吹泡泡，再無其他物件，也因此讓透明清澈的寂寞佔去大部分的空間。金魚為了表示牠對打氣筒的認同，不時游到水面學它吐悶氣，同時躲避無所不在的寂寞。尤其當我探首過去，牠常常把半張魚臉伸出水外，嘴巴急促的一張一合，那麼熱切的要與我交談。

我默默的凝視牠，彷彿讀懂了那急切神情中所蘊藏的悲哀。換水時，想到那裡面都是牠傾吐的心事，或許還浸泡著幾十尾魚兒的遺言和魂魄，於是瓢水的手勢便不禁猶豫，速度也緩慢下來。後面陽台的植物老是蠢蠢欲語，是不是因為澆灌了那些死不瞑目的魚魂和永不腐化的語屍？牠們化身鐵線蕨和黃金葛水亮細嫩的新葉和幼芽，用細弱的枝葉比劃著手語，不時發出似有若無的嘆息。伏案讀書的我有時不免恍然驚悚，是誰？究竟是誰在我耳畔囁囁？那語絲若隱若現，我心念方動，它便霎時消失了蹤跡，留下微微擺盪的末梢，還勾動不滿足的好奇心。

剛搬到山上，左鄰右舍都是一張張陌生的臉譜。電信局遲遲沒有來牽電話線，似乎故意要我過一段遺忘世界也被世界遺忘的